



黑鹤动物文学系列

# 血 驹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著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Top 100 Publishing Houses in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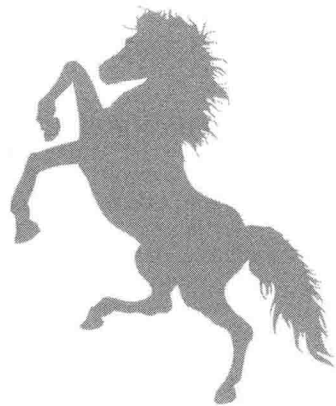


黑鹤动物文学系列

XUE JU

# 血驹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著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血驹 /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著. — 南宁: 接力出版社, 2014.7  
(黑鹤动物文学系列)  
ISBN 978-7-5448-3534-3

I. ①血… II. ①格…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36403 号

---

责任编辑: 邓文华 美术编辑: 禾 禾 责任校对: 高 雅  
责任监印: 陈嘉智 媒介主理: 詹 悦  
社长: 黄 俭 总编辑: 白 冰  
出版发行: 接力出版社 社址: 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9号 邮编: 530022  
电话: 010-65546561 (发行部) 传真: 010-65545210 (发行部)  
<http://www.jielibj.com> E-mail: [jieli@jielibook.com](mailto:jieli@jielibook.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制: 北京市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  
开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14.5 字数: 185千字  
版次: 2014年7月第1版 印次: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 001—12 000册 定价: 25.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 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 010-65545440

# 目 录



一、悬崖飞降 / 001

---

二、血色幼驹 / 013

---

三、巨狼 / 023

---

四、雕花银鞍 / 033

---

五、马印 / 041

---

六、归属 / 049

---

七、骗马 / 061

---

八、甘珠尔庙 / 067

---

九、狼群 / 079

---

十、吊马 / 091

---

十一、秋日 / 103

---

十二、昆特传说 / 119

---

十三、寂寞草原 / 127

---

十四、黄羊 / 135

---

十五、风雪 / 143

---



十六、上海 / 161

---

十七、心系北方 / 169

---

十八、故乡 / 181

---

十九、牧草金黄 / 189

---

二十、重回赛场 / 199

---

二十一、逐狐 / 20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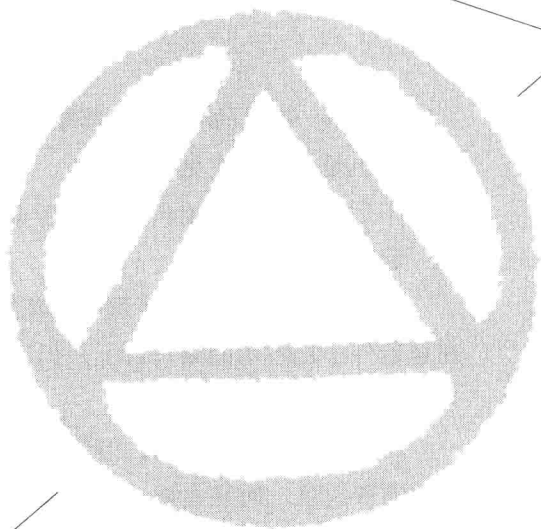
二十二、云之高处 / 211

---

二十三、绿草如茵 / 221

---

## 一、悬崖飞降



在陡峭得几近垂直的坡面上，这骏马聪明地侧着身体，以一种之字形的角度向下，像刀刃一样切进这个仅有的一点点斜面，而此时，云登已经知道，自己所要做的，就是努力将自己贴向紧靠坡面的一侧。

云登第一次纵马从巴尔虎草原的悬崖上俯冲而下时，只有八岁。那也是他第二次见到昆特。

午后，昆特开始给自己的那匹黑马备上鞍子，同时示意云登也一起出行。

云登从毡包<sup>①</sup>里搬出了那副雕花的银鞍，他本想将马鞍直接放在毡包外小巴特尔的乘马背上。但昆特制止了他，指向他自己牵来的那匹青马。

那匹青马，说是青马，但颜色却是介于青和白之间一种模糊混浊的灰白色，而且太瘦，三岔骨都支棱出来，而肋骨更是清晰可见。因为过瘦而又四腿细长，耳朵与其他的马相比也似乎有些长得离谱，看起来像一只刚刚开春时跑过草原的脱了毛的长腿兔子。而更多的时候，它都是有气无力地耷拉着脑袋站在拴马桩边昏睡。

这样的马，云登实在喜欢不起来。

无论如何，这匹马都不能和昆特远道而来时每次骑的这匹漆黑如炭的黑马相提并论，他一直弄不明白，昆特在骑着黑马到来的时候，身后为什么总是牵着这匹青马。

云登相信昆特，就搬着马鞍向那青马走过去。马鞍沉重，以前备鞍都是小巴特尔直接帮他备好。但在此时，他无论如何不希

---

<sup>①</sup> 毡包：即蒙古包，蒙古草原上游牧人的传统居所，内设可折叠木架，外覆毛毡，一般为圆锥形，拆搭容易，适合游牧人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习惯。——本书脚注若无特别说明，均为作者注

望让昆特意识到自己还太小，小得给马备鞍也有些吃力。但这匹青马比小巴特尔的那匹黑马还要略显高大，要想将沉重的马鞍放在它的背上，确实有些艰难。

急切中，云登索性猛地将马鞍以过顶的方式甩上马背。还好，总算搭在马背上，但那副银质的沉重马镫敲打在马的肋腹上，发出沉闷的声响。显然，马被这粗野的碰撞磕痛了，它不安地战栗着，但也仅仅是转过头来，那温和的眼神让云登颇感羞愧。

昆特走过来，将马鞍扶正，系好马肚带。云登注意到昆特在收紧马肚带时，先将另一只手插到马肚带下，把马腹上的毛理好，以防肚带的搭扣夹住马毛，然后才小心地收紧肚带。

显然，为了更保险一些，他还将肚带收得更紧一些。

这个系肚带时将手垫在下面以防夹到马毛的动作，让云登感觉非常受用。小巴特尔在给马系肚带时一直如此，他曾经不止一次告诉云登这一给马备鞍的要点。确实，很多牧人在系紧肚带时，经常猛地收紧，一勒到底，搭扣夹进马毛，夹痛了马，马会痛得惊跳，回头咬人，久而久之，会对备鞍这件事心存恐惧，一看到牧人搬着马鞍过来就惊跳不已。

云登将左脚插进银镫中，但由于这青马过于高大，他即使用力地向上蹿，还是没有翻上马背，于是尴尬地僵在那里。昆特就在此刻扶住他的腰，将他扶上马背。

这是属于云登的雕花银鞍。那雕鞍的前桥是如此精美，在他痴迷地轻轻抚摸着马鞍前桥上银质鞍条古老的花纹时，昆特已经呼哨一声，打马离开了。

而这匹青马，在听到这呼哨声的同时，猛地一震。一瞬间，那种云登刚才看到的无力松垮就立刻消失不见，浑身的肌肉骤然绷紧，向前蹿去，没有准备的云登被闪了一下。不过，对于四岁即被昆特扶上马背的草原牧人的孩子，终归不会有什么闪失。

云登懂马，知道身下这匹青马与刚才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





改变,他之前看到的一切都是假象。此时,当它轻颠着开始奔跑时,浑身上下都洋溢着熊熊燃烧的火一样的活力,每一块紧紧附着在骨头上的肌肉都在绷紧、拉伸,焕发出无尽的生机。

云登明白,昆特的那一声呼哨唤醒了这匹沉睡的马。

青马很快追上了昆特所骑乘的黑马。昆特此时只是用两根手指钩着缰绳,以一种非常舒服的慵懒姿势斜坐在马背上。

青马与昆特的黑马并肩而行,紧紧相随。在这时,云登感觉到这青马刚才浑身的紧绷似乎有所松弛,步伐也呈现出一种更为闲适的节奏。

就这样,两人骑着马沉默无言地走了一段路,昆特回头看了一眼,云登也回头看时,注意到毡包已经越来越远,只是隐隐约约地浮现在地平线上的灰白色圆点儿。

昆特看了云登一眼,那目光中带着鼓励,并有些许俏皮。随后,他突然又发出一声如鹰啼般凌厉的呼哨,这一次,呼哨更为尖厉而悠长,令云登感到自己的耳膜为之一震。因为有了之前青马随着昆特的呼哨而突然前蹿的经验,云登条件反射地勒紧缰绳,双腿用力夹住马腹。果然,云登身下的青马几乎是随着那呼哨声响起的同时屁股后坐,然后像弹簧一样伸展腰身,以这弹跳般的步伐,开始飞跑。

云登意识到,昆特是在确定已经跟毡包有了一定的距离,走出小巴特尔和乌兰的视野之后,才领着云登这样纵情飞奔。

云登很少有机会这样打马飞奔,小巴特尔不会让他这样骑马,怕他受伤,也怕累坏了马。

直到此时,云登才明白这匹青马的与众不同之处,它奔跑起来脚步如此轻灵,沉稳如滑过平静水面的小舟。云登胯下的马鞍对于他这样一个孩子来说有些过大了,但就是在如此松阔的马鞍中,他仍然坐得十分平稳。

初秋的草原,穗尖微微泛黄的牧草,在清爽的微风中摇摆,

这是草原最令人惬意的季节。

这样骑在马上纵情狂奔是云登期待已久的。他知道自己的胸中有些积淤的东西一点点地散尽了。

风吹拂着云登的袍子，飒然有声，他松了缰绳，伸展开双臂，想象那是翅膀。真正的好马骑起来，就像是飘浮，或者飞翔。这种奔跑的轻盈根本不是小巴特尔的那匹老马可以比拟的，与这匹青马相比，小巴特尔那匹老马奔跑起来简直就像是笨重的牛。

昆特的到来，带给云登在无边的草原上这样纵马狂奔的机会。

就这样，骑着青马如同飞翔般向前飞驰，云登微微地眯着眼睛，像是要睡在这温暖的风中。

跑了一会儿，云登睁开眼睛。

前面，无边的草场被拦腰折断，出现一道深达几十米的断崖。在遥远的年代里，这里曾经是浩荡的大河，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汹涌的河水在草原上冲出这如斧砍刀削般陡立的深壑。但那已经是久远的世纪，后来，河流改道，这里也就被河流遗忘了。

每次来到这里，云登都以为这儿是世界的尽头。

令人目眩的陡直断崖，有四五十米的高度，下面是宽阔而平坦的古河道，宽约一百米。

那断崖越来越近，但昆特并没有勒住缰绳的打算。既然昆特没有放慢速度，那么云登也不会，他会像昆特一样，一直向前。

断崖近得已经可看清下面那一片开阔的河谷，只是在雨季雨水最为充沛、洪流肆虐的季节，河谷的正中才会出现一道若隐若现的溪流，但很快那溪流就会消失在这广阔的河道之中。其他所有的季节，这里就是平坦如砥的旷野。

断崖近在咫尺。

云登想象着自己即将纵马跌入这深渊，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恐惧，呼吸困难，手心在出汗。但他并未收紧缰绳，信马由缰；而青马也没有减慢速度，甚至连呼吸的节奏都没有发生变化。



云登相信昆特，他也没有试图拉紧缰绳，而同时，他也惊恐地意识到，这高速奔进的马，恐怕也不是他可以拉得住的。

这不是梦境。

在那高崖之下，一只巨硕的草原雕正乘着气流缓慢地飞升，即使在高速奔驰的马背上，云登仍然看得清这只金棕色的猛兽，它巨大而强悍，能够叼起羔羊飞走。对于这种大鸟，云登往常只是遥望它们在云端飞翔，从未如此真切地看到它们的飞翔方式，巨大翅膀的翅尖在风中翻动，敏锐地寻找着气流的方向，还有那灵活地摆动的尾羽，他甚至看清了它背部如鳞片般羽毛的轮廓。

云登从未想过自己会以这样的角度，俯视一只飞翔的草原雕。这只雕分散了云登的注意力。

几乎就在距离悬崖的边缘还有十几米的时候，昆特再次打响那熟悉的呼哨，但与之前的略有不同，呼哨短暂有力，戛然而止。

跑在前方的黑马猛地向后坐住，其实，这并不是马擅长的动作。紧随其后的青马为了避让黑马，在后坐的同时一个侧转身。

云登无力控制自己胯下的青马，它从黑马的身边一掠而过，但还是站住了。折断般地决绝，它只愿意永远和昆特在一起，并不在意云登——骑在它背上的陌生人。于是，云登像一件货物一样在惯性的作用下被扔了出去。

他感觉到那种坠落，他的心脏已经收紧了。

但有更为强大的力量在对抗这种坠落，他感觉到自己被猛地提起，等明白过来的时候，自己又重新被放回到青马的背上。

云登在坠落到悬崖下的一刹那被昆特拉住了。

在后来很多年以后，云登在回忆起那一刻时，仍然恍如重回梦境。他有机会看到昆特与自己的青色骏马那梦幻般的表演。

昆特下了黑马，将缰绳交到云登的手中，然后骑上青马。

那一刻，云登明白，青马只属于昆特一人，只为他而生。

在昆特那漂亮的皮靴刚刚踏上马镫的一刻，就像是打开了藏

在这匹青马身上的一个隐秘的开关。青马抖擞着精神发出一声长嘶，而当昆特坐定的时候，那马身上的活力似乎已经被点燃，瞬间就要爆发；而云登刚才的那段骑行，不过是为即将发生的一切所做的热身罢了。

青马驮着昆特在悬崖的边缘旋转着，似乎在寻找一个中心，云登牵着黑马提心吊胆地站在一边观看，生怕青马没有掌握好步点，一不小心跌落悬崖。

但云登想错了，他们就是要下去。突然之间，昆特猛地一扯缰绳，正在旋转的青马毫不犹豫地直接冲下了悬崖。

云登在惊诧中几乎忘记了呼吸，他一点点地向前挪动着自己的脚步，终于站在悬崖边缘。这高度让他感到晕眩，他以为会看到在谷底跌得粉身碎骨的昆特和他的坐骑。

但他错了，青马正驮着昆特驰下这将近七十度的陡坡。

还好坡上有浮土，减缓了他们下坠的速度。青马在下坠时努力后坐，同样，坐在马上的昆特也以一种仰躺般的姿势后坐，他伸直双腿，马镫已经蹬死，一直踏到底部。

云登从上面望下去，只看到昆特跟他的青马在扬起的烟尘之中顺着陡直的悬崖，一直向下坠落。

扬起的灰尘越来越多，就要将他们淹没了。

云登在想象昆特和他的青马就此跌落到遥远的谷底，就在他抚着狂乱跳动的胸口想象应该怎样跟小巴特尔和乌兰解释发生的一切的时候，那青马驮着昆特从尘土中冲了出来。

冲出尘团之后，青马驮着昆特一直向前，跑了很久之后，才冲上一段缓坡，攀上了如同高原般的坡顶，然后向云登这边跑过来。

风尘仆仆的昆特直接跳下马，然后示意云登上马。

在云登还在犹豫的时候，昆特已经托着他的腰把他抱上了马背。此时的青马已经不再是刚才他骑乘时的样子，在被昆特骑过之后，这匹马似乎拥有了无穷的力量，他感觉自己就像是坐在一



座随时会爆发的火山上面。

他突然意识到，原来昆特是想让他也骑着马从悬崖上面冲下去。

云登现在似乎明白为什么昆特在骑着黑马时还会一直牵着这匹青马，在关键的时候，它可以在昆特的指令下奔向一切地方。

骑在马背之上俯瞰这谷底的时候，云登更加感觉到这悬崖深不见底。所谓坡度，感觉几乎是直上直下的，他知道冲下去之后青马一定会跌倒，然后骑在马背上的自己也会被裹挟着一直坠落下去，折断脖子，摔断全身所有的骨头，或者直接被青马压在身下，碾成一块肉饼。

云登坐在马背上，感觉呼吸困难，恶心欲吐，转瞬间汗已经润湿了他的后背，蒙古袍粘在了背上。

并不是他在控制这匹青马。

在青马纵身跃下的时候，云登只听到昆特最后的话——背部挺直向后靠，向前蹬起马镫。

向前蹬马镫，为什么是向前，云登无法理解。

他根本没有准备好，青马已经纵身跃下悬崖，在那一刻，云登感觉自己的呼吸和心跳同时停止了，他正跟随这匹强悍的马进入另一个世界。

周围烟尘浮起，当云登如同溺水的人浮出水面时吸进第一口空气时，他已经开始坠落，他吸进的是新鲜的空气，身后扬起的烟尘追不上他们。

此时他终于明白为什么是向前蹬紧马镫了。

向谷底冲出去的青马几乎是垂直向下，而他，出于本能，仰靠在马背上，死死蹬住马镫，被蹬紧的马镫已经抵到了马头的部位。

其实，青马并非直直地向下奔去，如果是那样，他们恐怕在第一时间就会在惯性的驱使下坠落谷底了。其实，这聪明的动物在掌握着一个微妙的平衡，它控制着自己和背上骑手加在一起向

下冲坠的力量，它既要与这力量对抗，又要巧妙地顺应这向下坠落的速度，分散施加在四腿上的重量。

坠落，一直向下，没有想象中那样直落谷底。在后半段，云登突然意识到要和这马成为一个整体，在它的左前蹄踏入松散的土块和向下飞泻的流沙而使不上力时，立刻将身体压向右侧，将更多的力量踩在右脚的马镫上。

在陡峭得几近垂直的坡面上，这骏马聪明地侧着身体，以一种之字形的角度向下，像刀刃一样切进这个仅有的一点点斜面，而此时，云登已经知道，自己所要做的，就是努力将自己贴向紧靠坡面的一侧。

他伸展开自己的双臂，就像鹰伸展的翅膀，可以感受风微小的变化，他的手掌是鹰的翅尖，就在那一刻，他跟这匹骏马合为一体。青马能够感受到背上这骑手的领悟力，它最后的紧张与不安也已经消失不见，那是纵情的飞降。

而这匹骏马也已经意识到云登在迅速地掌握与它合作的技巧，在最后的一段，是坡底松散的沙土，它几乎是流畅地向下飞降，那一刻，云登感觉自己的袍子都已经飘起，身体因失重而轻盈。即使以前在平坦的草原上骑着马奔跑得再快，也无法获得这种飞翔的感觉。

青色的骏马驮着云登驰下谷底。

在那一刻，云登感觉到马蹄下不再是松散的沙土，而是多年前沉积的泥沙结成的硬地。再次回到平坦的地面上，不再需要为了掌握平衡而控制自己的力量，这马开始全力飞奔。

云登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在那样转瞬即逝的飞降中，对于他却漫长得如同一个世纪。

即使他在与这匹马一起下落的过程中掌握了与马合作的技艺，但他仍然心存恐惧，而此时，他骑在马背上是如此惬意，他模仿着昆特，发出响亮却略显尖细的呼哨，那是对骏马纵情奔跑



的鼓励。

青马就这样驮着云登一直跑到河谷的尽头，这时，他才勒住缰绳。

云登拍马走向一个在雨季被洪流冲泻出的巨大的豁口，那里的坡度略显平缓，他骑着青马从那里慢慢地攀上高原。

昆特在等待着他。

在短暂的时间里，他已经与这匹青马形成了期待中的默契，他让自己的腰身挺直，显得更加挺拔，像个成年牧人那样慢慢地拍马走向昆特。

昆特看着他，像在观看一个刚刚完成的不可思议的奇迹。

他们返回营地。

此时，苍茫的暮色已经沉降在草原之上，在遥远的地平线上，浮现出小巴特尔营地的轮廓，白色的毡包上有淡淡的炊烟升起。

当他们接近营地的时候，云登看到站在毡包前穿着绿色袍子的乌兰的身影，那一刻，他真想打马跑过去，告诉她刚刚发生的一幕，他从那横断大地的断崖上一跃而下。

他转头看看昆特，他一如往常，面无表情，而那顶黑帽已经压低到眉间，看不到他的眼睛。

他终于抑制住自己要述说的欲望。这一切，只属于他，属于他和昆特之间的秘密。

那是独属于他与昆特的秘密。

在那一刻，云登意识到自己已经拥有了与众不同的独属的秘密，像昆特一样。

他就这样任由青马慢慢地向前。

母亲在等待他们吃晚饭。

云登下马之后，昆特接过他这匹青马的缰绳，打马向前慢慢颠跑。在经历了刚才那狂暴的两次飞降和狂奔之后，需要一次足够的缓行，让青马活动蹄腿，以防瘀血。

云登就一直站在毡包外，看着骑在黑马上昆特领着青色的骏马在毡房的四周绕着大圈缓行，青马的身上慢慢腾起缕缕的热气。

云登观察着这匹青马轻盈颠跑的步伐，即使在这样高强度的奔跑之后，它的脚步依然轻盈，腰身仍然柔韧。

这是不可多得的良马。

直到昆特遛完马回来，云登一直站在那里等待着他，然后帮他将青马在拴马桩上拴好。



巴尔虎为蒙古族中历史最为悠久的一支，蒙古各部统一之前，巴尔虎这一古老的族称已经多次见诸古籍，并有多种称法（《隋书》称“拔野固”，《新唐书》和《旧唐书》称“拔野古”和“拔也古”，《元史》《蒙古秘史》和《史集》称“八儿浑”“八儿忽”和“巴尔忽惕”等），而在明代时被称为“巴尔户”“巴尔古”“巴儿勿”“把儿护”“巴尔郭”等。清代的各种史料称之为“巴尔虎”，并相沿至今。巴尔虎在清初的各种汉文史料中，亦曾被称为“巴儿呼”“巴尔忽”等。自雍正十二年（1734年）成立“新巴尔虎八旗”以来，“巴尔虎”一词才作为一个规范性的固定称呼延续下来，现巴尔虎蒙古族在中国境内主要生活在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的陈巴尔虎旗、新巴尔虎左旗和新巴尔虎右旗。





